

好演技不能 只在综艺节目里

文/韩浩月

这两年,表演类综艺节目颇受关注。在最有代表性的节目《我就是演员》(原《演员的诞生》)、《声临其境》当中,观众发现,参与的演员大多在节目中有精彩的发挥,而且不乏爆炸性演技展现,这使得此类节目在赢得很高收视率之余,也让观众感到疑惑:我们并不缺乏好演员,为何却难诞生高质量的电影、电视剧作品?

如果打量这些表演类综艺节目所选择的演员,就会发现他们要么活跃在影视一线,要么具有话题性,真正被称为“老戏骨”或者在学术层面得到过承认的演员,很少出现在这类综艺当中。所以,表演类综艺尽管打着内容至上的旗号,但本质上并没有向严肃意义上的表演靠拢,总体而言,仍然是在迎合碎片时代的短视频消费需求。

影视作品长篇特征以及多类型、多题材上的变化,对演员的要求是多方面的,也是更高的,唯有扎实的学习功底、丰富的生活阅历、细致的观察能力等多方因素结合在一起,才能缔造真正优秀的演员。而综艺节目中表现出色的演员,只能说在一个瞬间得到了观众的垂青,想要证实长期的表演水准,还要在长篇作品里去验证。

但长篇影视作品里,演技派的空间也在逐渐缩小。大量流量明星开始占据主角位置,围绕流量明星而展开的制作,催生了批量的劣质影视剧。影视行业被流量明星绑架,最先受损的便是演技派——当然,这里的演技派要排除一些有演技但更有知名度的明星,那些在流量之外的实力演员,要么只能在热门剧中担任配角,要么只能在家里等待工作机会,所以才会造成这种怪现状——表演类综艺随便拿出一位演员都演技爆棚,但在长篇影视作品里,却看不到演技派们占据主流。

从演员们在综艺节目中的较量,就能看出实力演员面对综艺手段时的紧张与无措。实力演员不该被流量驱使与控制,被迫走上综艺来寻求曝光度,他们应该站在长篇作品的背后,用自己塑造的角色来说话。但在浮躁的娱乐环境下,所有从业者都被绑架,不去最有话语权的平台,不上最有眼球效应的综艺节目,就会直接导致身价降低、无人邀请。久而久之,形成恶性循环,造就了大家表演都关心演技,实际上却不把演技当回事的矛盾现状。

过去年代的演员,只有角色没有自己,除了表演,他们多在生活中沉淀、积累自己,可以从容切换演员与普通人的角色。而在当下娱乐过剩的时代,所有演员都需要挤在一个名利场当中,博出位,博话题,博流量,有多少曾经令人尊敬的演员,违背自己的意愿,或者屈从于综艺的出名快、来钱快,放弃了对演技的打磨,逐渐也走上了轻浮的表演路线,使得演技成为影视作品中最为匮乏的元素。

好演技只在综艺里,这是个大问题。好演员的养成,需要演员永不停歇地成长,也需要编剧、导演等创作团队其他成员的协作,只有在一个完整的、有集体追求的作品里,演员才有可能得到展现的空间,而现在影视作品赶进度、搭草台班子现象严重,演员即便有实力,也如英雄一般无用武之地。

所以,别被综艺里的好演员迷惑了,演员与其他创作者,包括观众,都应该重新回到长篇作品里,回归表演的真正内涵,让表演真正成为一种创造,而非消费。



这是谁的世界 ——读张建民的现代水墨作品

文/古柳

这是谁的世界?对于这个问题,我有一点吃惊,那个问号很大,闪回在一张张水墨作品上。不经意间冒出来的念头,往往是潜意识的镜像,比真实更真实。这是画家张建民的世界?!这不是答案,如果是这个答案,就不需要这“让我吃惊”的一问了。

我没有答案。

30年前,我刚到《清风》文学杂志当编辑,编小说,邀请张建民画了一批插图。这批小小的插图,让编辑和读者都张大了嘴巴,感谢宽松的环境,让一批风格迥异的插图走进了杂志、走进了读者的视野。前几天,和几个画画的朋友闲聊,一位朋友说,建民如果办画展,千万不要在那台,那台的受众读不懂你。建民说,我不需要谁来懂我,比“懂我”更重要的是,要让人们知道关于绘画,还有这样一种存在。

当时的《清风》编辑部接受了这样一种存在。于是,那种“规矩”“细腻”“甜美”的插图,被张建民的“符号”“率真”“神秘”“拙朴”所代替。至今还记得,粗线条的人扭曲成一座山,鸟笼子里没有羽毛的鸟,头发直立成的森林……插图不再是小说中某一情节的再现,而是小说主题的深化,甚至是小说思想的另一个绘画版本。

艺术家有DNA,作品当然也有。也许是20年前,到一个小酒馆里吃饭,进门,回头一眼就看到南面墙上的一幅画作,巨大的蝗虫占满了画面,整个色彩就像绿色的旷野,而旷野又被遮蔽得不那么旷远。画作没有署名,我说,这是张建民的作品,老板回答说是。就在那个时候那个机缘,给建民写了一段文字,千把字,发表在邢台日报的副刊上,记得配的就是那幅没有署名也没有题目的“蝗虫”。

我写下的文字内容已经不记得了,而那些作品却清晰可见,我断定那是一个世界。

诗人老代写过一首诗:泥土之上,有许多我不熟悉的人,过着我熟悉的生活;泥土之下,有许多我熟悉的人,过着我陌生的生活。更多时候,我们习惯了“熟悉的生活”,这生活就成了一个固化的世界,突出这个世界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情。里尔克给了突出这个世界一剂良方,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“生活在别处”,给了我们一个路径。

我也觉得张建民的现代水墨就是一个路径。我和建民讨论:“可不可以这样认为,你的画作就是一张地图,你可以不告诉我们那个世界的妙处,但是你给出了到达的指向。”张建民承认,确实有那样一个世界,就在这些画作的背

后。于是我们寻找,那些“字符”,熟悉的线条,熟悉的轮廓,定睛时却不是你从小就咿咿呀呀学习的汉字。熟悉的突然就不熟悉了,让你对认知画面的所有积累轰然倒塌,就像禅宗的“破壁”,心境逼到了绝处,而后“逢生”。这只是“字符”,那些“符衣”罗汉呢?突然就让我想起了《清风》上的那些插图,那些插图里的人。在画家的笔下,30年或者更长时间以来,延续的DNA根本没有变。众生可以是山,山可以是“字符”,字符可以是罗汉,强大的张建民“符号”,让分别心一退再退。从“无形”的“字符”到有形的“罗汉”,这个世界若隐若现,你可以抓不住,但是却可以感知到它的迥异和引力。符号构成的荷花带不来尘世的幻想,比如高洁,比如“表法”,比如出世,这些都不是,也不是习惯上的枝蔓,这一茎荷花的使命是带你走进那个世界,无他。

画是忌讳解读的,诗歌也是。古人说,诗无达诂,就是告诫。领悟总是可以的,在建民的画室里,一批新的作品正在诞生,有幸成为第一批读者,说不出“快哉”,倒有一丝沉重。

也许来自画面,八尺的大画,黑色为主,如石像生一般的瑞兽拒人千里,若隐若现的众生图似乎在召唤,一头硕大的肥猪身上竟然清晰呈现了一个现实的生存空间,一辆卡车满载着“符号”。你认为可以入画的,不可以入画的,在“符号”里统一了。我知道,张建民是不需要“统一”的,但是我们需要“统一”,他就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路径,从熟悉走向陌生,再走向那个世界。

张建民做了两件事:一是独行,一是并行。让绘画成为一件陌生的事情,从技法到画面的陌生,从审美到承载的陌生,从认知自我到认知世界的陌生,这一切都在画笔的“独行”中实现。而面对现实的生活,建民做到了“恒顺”,一颗欢喜心,用并行的状态和真诚完成了最现实主义的作品。

这时候,突然觉得有两种力量,一种是韧力,独行的力量一以贯之;一种是愿力,虽然柔软却直抵人心。在张建民的画作里,时时会有这两种力量的交织,交织出的那个世界,系着张建民的初心,也系着我们漠视了的初心。不是那种“甜美”的美好,不是那种“熟悉”的光影,甚至不是那种艺术的“气息”,但那确实是你的世界,你正手持“地图”,徘徊或沉思……

“这条路不好走,”张建民说,“不好走是一件好事……”这条路定然不好走,因为你要给我们的不是一幅画,而是一个世界。



《无名之辈》： 大时代浮世绘，小人物悲喜剧

文/黑王辉

继电影处女作《你好，疯子》2016年上映受到普遍认可却遭遇票房惨淡之后，执导话剧出身的导演饶晓志再战大银幕，推出自己的第二部电影作品《无名之辈》，希望可以借此打个翻身仗。

和《你好，疯子》改编自经过市场检验的同名话剧不同，《无名之辈》除了部分情节和饶晓志的话剧《蠢蛋》有些相似之处外，大多情节都具有原创性质。它的故事发生在饶晓志和主演章宇的故乡贵州，演员们驾轻就熟地说着西南官话，算是一部方言电影。方言的运用，更能增强喜剧效果，许多喜剧电影运用方言都很成功，如《疯狂的石头》《疯狂的赛车》《我叫刘跃进》《高兴》《火锅英雄》等。这部《无名之辈》也是如此，尤其“趴皮”“憋皮”“锤子”等地方口语的运用，使剧情矛盾更加突出，从而推动故事情节的铺展。

当然，方言并不是《无名之辈》的主要优势，剧情本身才是。两个笨贼劫劫之后，误打误撞闯入居民家中遇到一心求死的截瘫毒舌女，这是室内戏；一个保安寻枪，遭遇一堆现实尴尬，不仅牵出车祸往事，还牵出更多在凡尘俗世苦苦挣扎的小人物，这是室外戏。之后，两路人马汇成一处，勾心斗角，拳脚相加，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闹剧。最终，这些无名之辈接受命运审判，承受各自的悲喜。几条线索并行不悖，井井有条；虽然人物众多，但杂而不乱；每个角色的来龙去脉，却交代得非常清楚。比起《你好，疯子》，《无名之辈》的叙事更流畅，情节更吸引人，内容更充实，立意更深刻，看来，在《你好，疯子》票房失利之后，痛定思痛的饶晓志在剧本打磨上下了更多功夫。

《无名之辈》的主演们也贡献了精湛的演技，由陈建斌饰演的保安马先勇性格鲁莽，大大咧咧，却对妹妹和女儿饱含深情；由王砚辉饰演的开发商高明并不高明，所谓的为爱私奔，其实只是抛妻弃子；由任素汐饰演的截瘫女孩马嘉旗，尽管嘴上不饶人，但内心却很柔软，可以说眼角眉梢都是戏；由章宇饰演的胡广生，虽打家劫舍，却是一枚纯情男。这些演技派大飙演技，让情节更有看点，让故事更精彩。

影片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，正如片名一般，都是无名之辈，但是，他们也有自己的英雄情怀和侠义壮举。马先勇替女儿挡了枪，赢得妹妹和女儿的原谅；胡广生选择独自承担罪责，保全了李海根；小三刘雯虹明知高明走投无路，仍愿意和他同甘共苦。最终，因为一场劫难，他们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，正如《红楼梦》所言：“有恩的，死里逃生；无情的，分明报应；欠命的，命已还；欠泪的，泪已尽。”

《无名之辈》，是大时代的浮世绘，是小人物的悲喜剧。主人公们，虽籍籍无名，却命运跌宕；虽出身底层，却生命鲜活。《无名之辈》，虽然名义上是一出喜剧，却让人笑着笑着就流了泪。

艺论

《艺论》旨在探究各艺术门类出现的现象,产生的问题以及所秉持的艺术倾向,内容涵盖音乐、美术、戏剧、电影、电视、舞蹈、书法、摄影、曲艺、杂技等艺术门类及相关话题,要求内容翔实、观点新颖、文章可读性强、信息量大,期待您有观点、有情怀、有文采的艺术评论文章向我们源源不断地砸来。邮箱:yzdsbwy@126.com